



雲長延津誅文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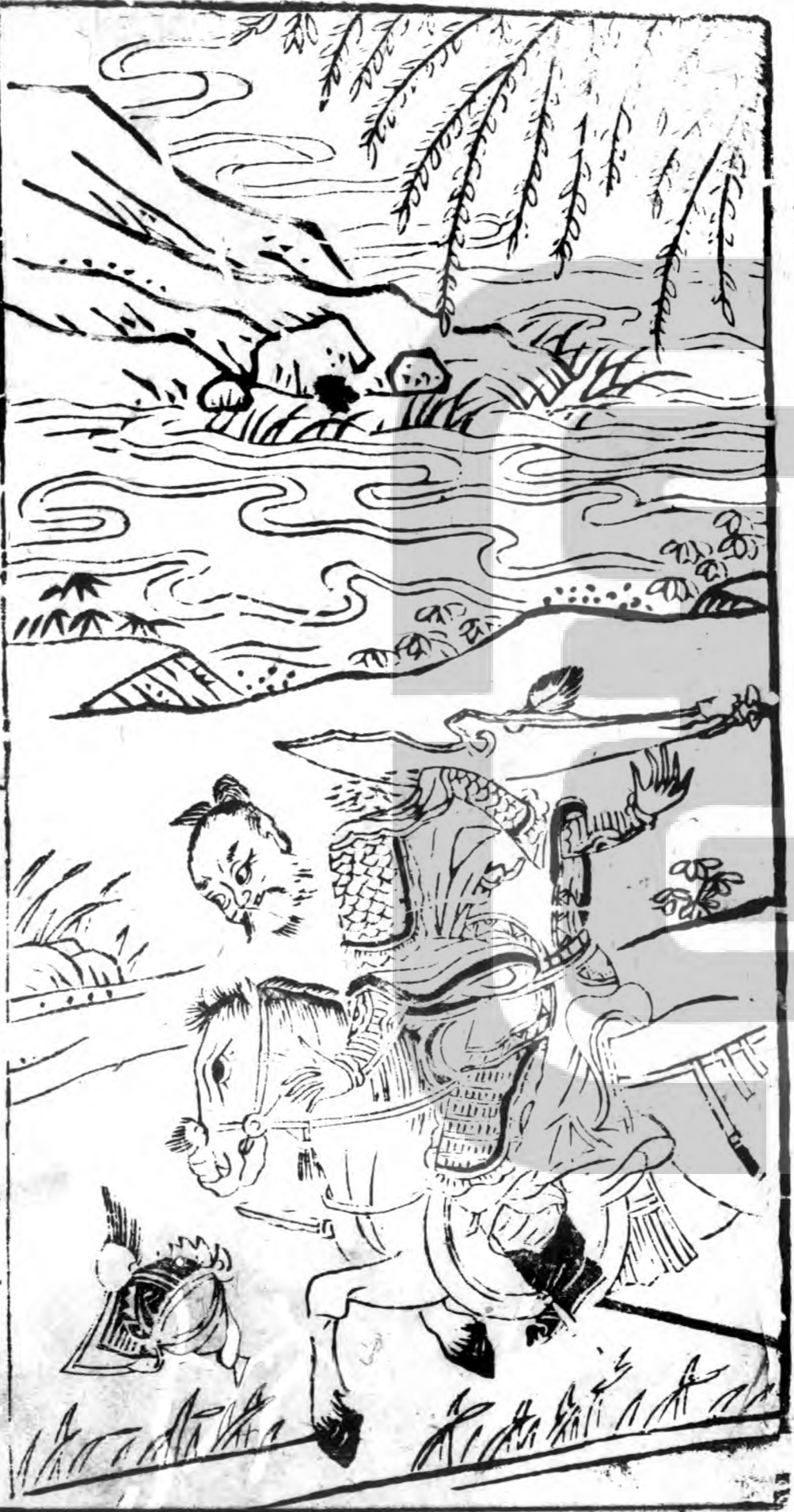
劉紹欲斬玄德，玄德面不改容，言曰：「明公只聽一面之詞，而絕向日之情耶？」且劉備自徐州失散，老小皆棄，亦不知雲長在否。天下有多少同姓同貌者，豈特赤面使刀者，即關某也。明公何不詳之。衣紹是箇沒主張的人，聞玄德之言，責沮授曰：「誤聽汝言，險殺愛弟，遂請劉玄德上帳坐，却議報顏良之讐。」帳下一人應聲而進曰：「顏良是吾兄弟也，既被曹賊所殺，吾安得不雪其恨乎？」玄德看了，其人身長八尺，面如獅鬚，山後人也，姓文名醜，乃河北名將。袁紹大喜曰：「非汝不能報顏良之讐也。」吾亦與你十萬大軍，便起直渡黃河，追殺操賊。沮授曰：「行兵之要，勝有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釋義：一統志云，滎陽在河南府滑縣。竟靈河廢，縣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今輕舉渡河，設有其難，衆皆不可還矣。紹怒曰：「皆是汝等遲緩軍心，遷延日月，有妨大事，豈不聞兵貴神速乎？」沮授出嘆曰：「上盈其志，不務其力，心悠黃河，吾其」

鳳眼雙眸怒制寶刀下大勇

雲長延津誅文醜



虎威一抖立誅強將七奇功



濟乎遂托疾不出議事玄德曰今劉備久蒙大恩必報效欲助文
 將軍同行一者報明公之德二者就探雲長的實跡喜喚文醜與玄
 德同領前部文醜曰劉玄德累敗之將於軍不利文醜乞自去不用
 玄德去紹曰吾欲見玄德才能汝可同去文醜曰既主公要此人去
 時某分三萬軍教他為後部如其無功可自治罪玄德曰分兵是好
 文醜自領七萬軍先行玄德引三萬隨後便起且說曹操為雲長
 了顏良倍加欽敬表奏朝廷封雲長為壽亭侯鑄印送關公印文曰
 壽亭侯印使張遼賫去關公看了推辭不受遼曰據公之功封侯何
 多公曰功微不堪領此名爵再三辭却遼賫印回見曹操說雲長推
 辭不受操曰曾看印否遼曰雲長有見印來操曰吾失計較也遂教
 銷印別鑄印文六字漢壽亭侯之印再使張遼送去公視之笑曰丞
 相知吾意也遂拜受之忽聞人報云紹又使大將文醜渡黃河已據
 延津之上操先使人移徙居民於西河操自有領兵迎之三軍皆起軍

馬在前糧草在後操傳下將令教糧者盡行前去以後軍作前
 部先鋒護守糧草以前部先鋒却居於後呂虔曰糧草在前而兵在
 後何意也操曰糧草在後多被探掠吾故令在前也虔曰倘遇敵軍
 守糧者又不敢戰必誤大事操曰吾料敵軍到時却又聖會虔心疑
 未決操令糧食輜重沿河整至延津操在後軍德得前軍發喊急
 教人看時人報河北大將文醜兵至我軍皆棄糧草俱被趕散後軍
 又遠將如之何眾人商議要退守白馬操教退軍河北又斷去路軍
 皆散亂操以鞭指南阜可避之釋義阜土也人馬急奔土阜操令人馬
 皆解衣卸甲少歇盡放其馬文醜軍掩至眾將曰賊至奈何可急收
 馬匹退回白馬一人急止之曰此正可以餌敵釋義餌音平猶引之何
 退之耶操視之乃荀攸也操急以目視荀攸而笑攸知其意而不復
 言文醜軍既得車仗又來搶馬軍士不依隊伍自離亂曹操令
 軍將一齊下土阜來擊之文醜軍大亂原來過此取物無心斷

殺曹操人馬圍裹將來文醜挺身獨戰軍士自相
住撥回馬走操在土阜上指曰文醜在河北為名誰可擒之二將
飛馬出去操視之乃張遼徐晃也二將追趕至近大叫文醜休走文
醜回頭見二將趕上遂按住鐵鎗拈弓搭箭正射張遼徐晃大叫賊
將休放箭張遼低頭急躲一箭射中頭盔將簪纓射去遼奮怒再趕
坐下馬又被文醜一箭射中面頰音結戰馬跪倒前蹄張遼落地文醜
策馬前來徐晃急輪大斧截住所後二將戰三十合張遼去後徐晃
見文醜後面軍馬齊到晃撥回馬走文醜沿河趕來忽見十餘騎軍
馬旗號翩翩一將當頭提刀出馬而來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大喝
一聲賊將休走與文醜交馬戰二合文醜心怯撥回馬走河而走關
公馬是千里龍駒早趕上文醜腦後一刀將文醜斬下馬來後有詩
禁關公誅文醜詩曰

誓把功勳建須將恩義酬奮身誅虜豹引命殺醜貅白馬顏良死

延津文醜休英雄誰可以不負壽亭侯

曹操在土阜上見關公刀砍了文醜大驅四下人馬掩殺河北軍落
水復奪輜重馬匹雲長引數騎耀武揚威東衝西突正殺之間劉玄
德領三萬軍隨後到前面哨馬探知報與玄德云今番又是紅面長
髯的斬了文醜玄德慌忙驟馬來看隔河看見一簇人馬往來如飛
衆皆言曰此正是也玄德見征塵中一面旗上寫漢壽亭侯關雲長
七字玄德暗謝天地曰原來我兄弟果然在曹操處欲去相又被曹
兵大勢擁來只得收敗軍回去雲長接應至官渡下定寨柵有部圖
審配入見雲長說今番文醜又是關某壞了劉玄德佯推不知雲長
大怒罵曰大耳賊焉敢如此人報玄德至紹令推轉斬之玄德曰其
有何罪紹曰你故使關公又壞吾一員大將玄德曰容伸一言而死
今曹操素懼劉備備雖潰散必有復讐之日今知他在明公之處恐
其協力攻曹特使關某誅殺二將公知必怒不肯

此是借公之

手而救劉備也。斷絕讐人。願明公思之。此是 袁紹曰。玄德

之言是也。汝等使我受害賢之惡名耳。喝退左右。玄德上帳而坐。

玄德謝曰。荷明公寬大之恩。無可補報。欲令一心腹人持一密書去。

見雲長。使知劉備消息。必星夜來到。輔佐明公。共誅曹操。以報願良

文醜之讐。若何。袁紹大喜。言曰。吾得雲長。勝願良文醜復生也。商議

脩書。未有人去。紹令退軍於武陽。結營連絡數十里。按兵不動。操

令夏侯惇總兵守官渡隘口。操班師回許都。大宴眾官。賀雲長之功。

席上曹操與呂虔曰。昔日吾以糧草在前者。乃餌敵之計也。惟荀公

達知吾心耳。釋義 公達荀攸。表字也。眾皆服其論。正飲宴間。忽有人報。汝南

有黃巾劉辟龔都。甚是猖獗。皆言此戰不利。乞撥勇將精兵救之。

雲長聞言。乃進前曰。關某願施大馬之勞。去破汝南賊寇。操曰。雲長

建立大功。未曾重賞。何故。又欲征進。公答曰。關某久閑。必生疾病。願

再一行。曹操壯之。點軍五萬。使于禁。樂進為副將。次日便行。荀彧曰。

雲長常有歸劉之心。倘知消息。必去。不可不防。操曰。今次收功。

吾再不教臨敵矣。雲長領兵往汝南進。以敵軍相迎。扎住營寨。當夜

營外掣了兩箇細作人來。雲長視之。內中認的一人。只因此處起直

教兄弟。再得聚會。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關雲長封金掛印

雲長於燈下看時。認的一人。乃孫乾也。關公叱退左右。問乾曰。公自

潰散之後。一向踪跡不聞。玄德在何處。乾曰。某在徐州逃難。飄泊

汝南。幸得劉辟收留。近聞玄德公在袁紹處。欲往投之。未得其便。今

劉辟龔都皆來歸順。助袁破曹。故攻掠太急。今天幸得將軍到此。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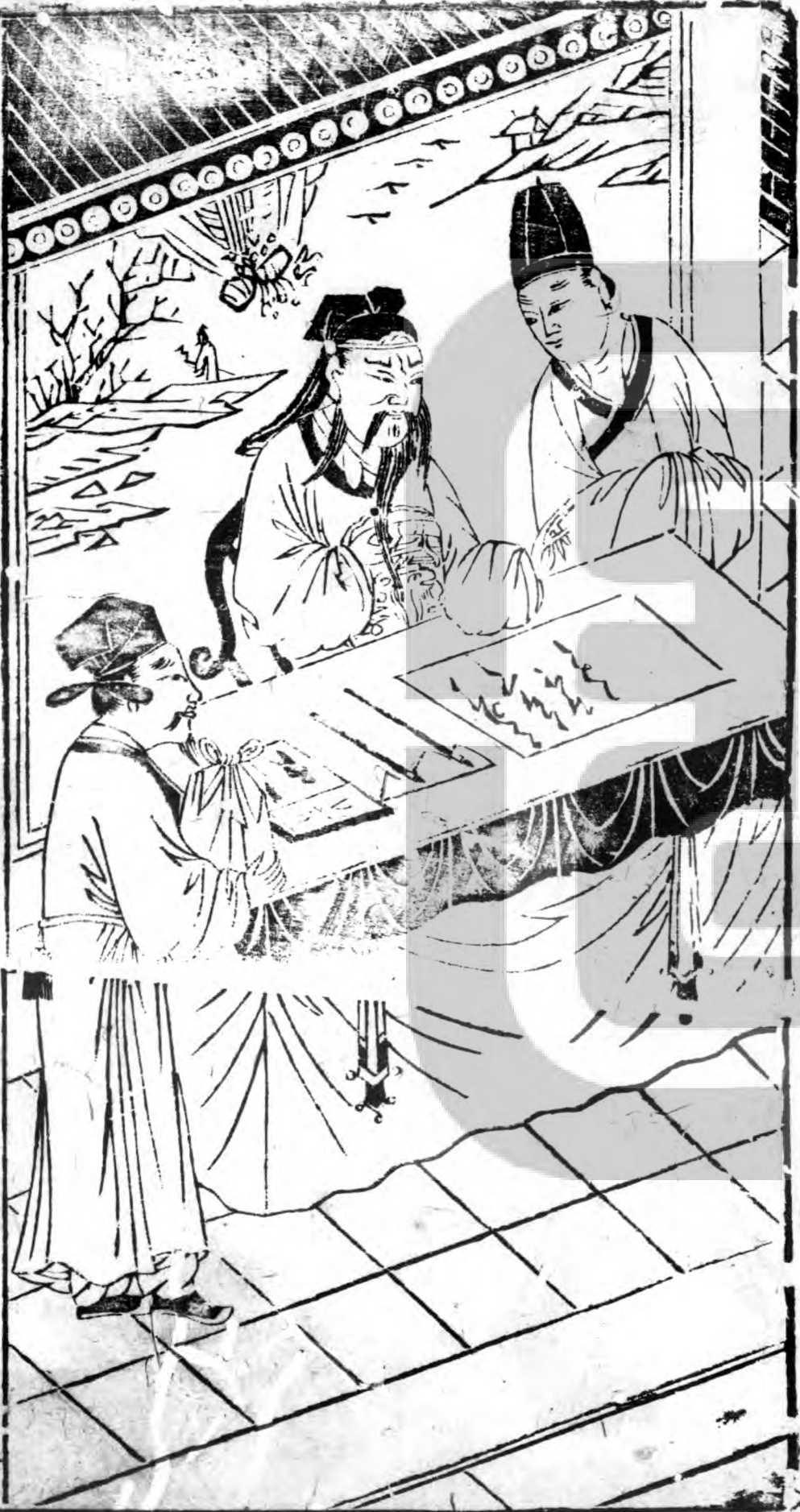
龔特令小軍引路。故教某為細作。來報將軍。甲末日必然虛敗。一陣特

報將軍。早引二夫人與玄德相見。却未及此。又作遠圖。彼劉龔之順

玄德實有望於將軍也。公曰。既兄在袁紹處。吾必日夜而往。但恨吾

斬紹二將。恐今事變矣。乾曰。某亦先往探其虛實。不報將軍。公曰。

全像三國演義卷之三
封固黃金耿耿丹心
關雲長封金掛印
一勢利



高懸寶印稜稜赤膽
孔王侯

吾見兄長一面雖萬死不辭。今回許昌便辭曹公。 甫夜送乾去了。
 于禁樂進亦未敢問。次日關公兵出龔都披掛出關。關公曰汝等何
 故背反朝廷都曰汝乃背主之人何敢責人也。關公曰我何背主都
 曰劉玄德在袁本初處汝却從曹操何也。關公曰亂道拍馬舞刀向
 前龔都便走關公赶上都回身告關公曰故主之恩不可忘也汝當
 速至吾讓汝南。關公會其意招軍掩殺劉龔佯輸詐敗四散去。雲
 長奪得州縣安民已定班師回許昌。曹操自出廓迎接賞勞軍士宴
 罷雲長便回家參拜二嫂於門外。夫人曰叔叔兩番出軍可知皇
 叔音信否。公答曰未也。關公退。二夫人於簾內痛哭甚切。糜夫人曰
 想皇叔休矣。二叔恐我姊妹煩惱故隱而不言。正哭之間有一箇隨
 行軍士聽得哭聲不絕於門外曰夫人休哭。主人見在河北袁紹處
 夫人曰汝何知之。軍曰跟關將軍出征有人在陣上說來。夫人急召
 雲長責之曰皇叔未嘗負汝。汝今受曹賊之義不以其實

情告我使我姊妹憂愁身死。叔要自享榮貴就借寶劍斬我姊妹之
 首以絕汝之疑。碍叔無相瞞也。雲長頓首流涕告曰。允今委實有在
 河北未敢教嫂嫂知者。恐內走泄也。事須緩圖不可以速。甘夫人曰
 叔宜上緊不可緩之。公退尋思去。可坐立不安。原來于禁已知劉備
 在於河北。操令張遼來探關公意。關公正悶中張遼入賀曰。聞兄在
 陣上知玄德音信特來賀喜。關公曰故主未見何喜之有。張遼曰公
 看春秋管鮑之義可得聞乎。關公曰管仲常言吾三戰三退鮑叔不
 以我為懦。知我有老母也。吾常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愚。心時有
 我不遇時也。吾常與鮑叔談論身極困乏鮑叔不以我為愚。心時有
 利不利也。吾常與鮑叔賈。分利多取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生
 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此則是管鮑相知之交也。遼曰兄與劉玄德
 相交何如。公曰吾與玄德公結死生之交耳。生則同生死則同死。非
 管鮑之可比也。遼曰吾與兄交何如。關公曰吾與兄
 迥相交若遇

有凶則相救逢患難則相扶有不可救則止。豈比乎。玄德生死之交也。適曰。玄德向日在小沛失利緣何公不死戰以保之。公曰。吾此時未知是實若玄德死吾豈獨生乎。適曰。今玄德在河北兄往從之否。關公曰。昔日之言安肯負之。文遠頃達其意然後稟丞相後人有詩曰。

月缺不改光。劔折不改鋼。月缺鬼易滿。劔折復鑄良。勢利堅以岳。難屈志士腸。男兒有死節。可殺不可量。

張遼將關公之言盡白。曹操曰。吾自有計留之。却說關公正尋思之間忽報有故人相訪。及至請入關公不識問之曰。公何人也。荅曰。某乃袁紹手下南陽陳震也。關公入驚急退左右問之曰。先生此來必有所為。震出書一緘遞與關公。關公舉目視之乃玄德書也。書云。備嘗謂古之人恐獨身不能行其道。故結天下之工以友輔仁。得其友則益。失其友則損。備與足下自苑園共結刎頸之交。雖不同

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割恩。斷義。君必欲取功名。圖富貴。願獻備首級以成全功。書不盡言。死待來命。

關公看書畢。大哭言曰。某非不欲尋兄。奈不知所也。吾安肯事曹公而圖富貴乎。震曰。玄德望公。泪不曾乾。公既仗義。何不速歸之。關公曰。人生於天地之間。無始終者。非君子也。吾當日曾對曹公言及此事。公已從之。吾已立功三件。報其恩。吾來時明白。去不可不明白也。吾作書煩公先達知。兄長辭了曹公。奉嫂嫂回見也。震曰。倘曹公不放將軍。當何如哉。公曰。吾寧死。豈肯久留於此乎。震曰。公速作回書。免致玄德之望。關公寫書荅云。

羽切聞義不負心。忠不顧死。是大丈夫之志也。羽自幼讀書。盡知禮義。至於觀羊角哀左伯桃之事。論張元伯范巨卿之約。未嘗不三嘆而流泪也。昔羽守下邳。內無積粟。外無援兵。欲盡死節。奈有二嫂之重。未敢斷首碎軀。死於溝壑也。近自汝。知信息。頃當

面辭曹公奉送二嫂歸也。昔日降漢之時，已曾
之報，不容不從也。忽得兄書，視之如夢，羽但懷異心。天地可表披
一肝瀝膽，筆楮難窮。瞻拜有期，伏惟照鑒。

陳震得書自回。關公乃入相府，拜辭曹操，知來意，乃懸迴避牌於
門。關公快快音而回，收拾一輛小車，選舊跟隨公者二十人，早晚伺
侯。甘夫人喚關公，問曰：叔叔近日行藏若何？公曰：只在早晚辭，丞
相便請嫂嫂上車堂中，所有原賜之物，盡皆留下，寸絲亦不可帶去。
甘夫人曰：叔宜上緊，勿得遲滯。關公又往相府辭，門首又掛迴避牌。
關公往數次，皆不放。參關公往張遼家相探，欲言其事。遼托疾不出。
關公思之曰：此是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也。大丈夫既欲去而不動，
非丈夫也。即寫辭書一封，辭曹丞相書曰：

漢壽亭侯關羽，特沐再拜奉書。漢大丞相曹麾下。羽聞有天而有
一地有父而有子，有君而有臣。天氣應乎陽，地氣應乎陰。萬物若順

時，方可養羣生而成三綱。五常之義也。羽生於漢朝，少事劉皇叔，
誓同生死。前者下邳失據，許降丞相，所請三事，已領恩諾。羽所以
歸焉，拔擢過望，實難克當。今深知故主劉皇叔，在袁紹軍中，身
為寄客，使羽旦夕不安。二思丞相之恩，深如滄海。返念故主之義，
重若丘山。去之不易，住之實難。事有先後，當還故主。尚有餘恩，未
報。候他日以死答之，乃羽之志也。謹書告辭。幸希鈞鑒。建安五年

秋七月關羽狀上

關公遂將累次所受金銀，一一封記，懸壽亭侯印於庫中。平明，請二
夫人上車，男女二十人扶事。另遣人於相府下書。關公上赤兔馬，手
提青龍刀，護送車仗，迺出壯門。壯門吏當之，關公怒目橫刀，大喝一
聲，門吏皆避退去。關公既出門，喝從者曰：汝等護送車仗先行，但有
追趕者，吾自當之。勿驚動嫂嫂。從者推輪送車，望道進發。却說曹
操正論關公事未定，左右報關公呈書操接看畢，為曰：雲長去矣。

北門守將飛報關公奪門而去。車仗鞍馬二十餘。自望北行。又家中人來報說關公盡封所賜金銀等物。美女十人。居內室。其壽亭侯印。乃懸於庫內。原撥扶侍人皆不帶去。只與原跟從二十人。小車一輛。隨身行李。平明時去了。眾皆愕然。一將挺身出曰。某願將半萬鐵騎去當生擒關某。獻與丞相。眾將視之。乃猿臂將軍蔡陽也。蔡陽要趕關公。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關雲長千里獨行

曹操部下諸將中。只有蔡陽不服關公。常有讒譖之意。故要去趕操。曰。事主不忘其本。天下之義士也。來去明白。天下之丈夫也。汝等皆可效之。後史官覽關公傳而言曰。兩盡其忠。世稱義勇。遂賦詩曰。刺良恩已報。曹公辭魏歸劉。兩盡忠威鎮許都。謀涉遠。當貯義勇。有誰同。

曹操叱退蔡陽。不肯教趕程。程曰。關某不辭丞相。不奉鈞旨。何如。操曰。使歸故主。以全其義。程曰。丞相能捨之。諸將皆不平也。操曰。何為不平。程曰。關某有二罪。以致眾怒。且關某昔日在下邳。事急來降。丞相拜為偏將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金。下馬銀。雖建微功。即拜壽亭侯之職。恩榮極矣。一旦棄丞相而去。不能盡忠。其罪一也。不得丞相之命。飄然便行。欲殺門吏。不遵國法。其罪二也。知故主之微恩。忘丞相之大德。亂言片楮。冒實鈞威。其罪三也。今關某若歸袁紹。是縱虎傷人也。不若遣蔡陽趕上。誅之絕此。後忠操曰。不然。吾昔日曾許之。今日故捨之。若追而殺之。天下人皆言我失信也。彼各為其主。勿追也。遂喝退。後史官裴松之評曰。

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是曹氏之休美。

宋賢有詩曰

功成自合歸玄德。解印封金離許都。不羨金銀。

燕室惟思恩義。

忠義激昂獨仗單刀歸故主

關雲長獨行千里



英雄震撼肯辭千里寧還新君



走長途人言俊傑千年少，我道將軍萬古無。不見此兵無鐵騎，曹公尤重去時書。

又詩曰

三國初爭勢未分，獨行謀策最機深。不追關將令歸主，便有中原

霸業心。斷論此言曹公平生好處為不殺玄德，不追關羽也。因此可見的曹操有寬人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宋資

贈之詩

程昱曰：雲長不辭而去，終是缺禮。搦曰：彼曾到相府二次，被吾送之。吾所賜金帛皆留還我，此雲長乃千金不可易其志。真仗義疎財大丈夫也。此等之人，吾深敬之。程昱曰：久為後禍，丞相休怨搦曰：雲長非負義之人也。彼各為主，豈容人情哉？想雲長此去不遠，吾一筭結識他，做箇大人情。先遣張遼請住他，我與他送行，將一盤金銀為路費。一領紅錦袍作秋衣，教他時時想我。程昱曰：雲長必不回來。搦曰：吾引數十騎去，使張遼單騎先去請，却說雲長所騎赤兔馬，千里本是趕不上，須要相傍車仗而行，不敢縱馬。按往經

行山後有人叫雲長，且慢行。開公自思想：呼我字者必不是害吾之

人也。教車仗從人，只管大路緊行。吾自理會，回頭視之，見張遼拍馬

而至。關公勒住赤兔馬，按定青龍刀曰：文遠莫非來擒我乎？遼曰：吾

身無片甲，手無軍器，何必生疑？丞相相知，兄遠行特來相送，並無傷害

之心。關公曰：丞相此來，必有他意。遼曰：丞相已言，彼各為主，勿追也。

容兄自去，以全其義。為不曾相送，自慙身而來也。特令小弟先來請

住兄。長關公曰：便是丞相鐵騎來，吾願單騎決死戰。關公回數十

步，立馬於霸陵橋上望之。釋義霸陵橋在陝西西安府城東，水見

操引數騎飛奔前來，背後皆是許都人。蔡李典之輩，操尤關公

橫刀立馬於橋上，令諸將勒住馬。關公見眾手中皆無

軍器，因此放心。搦曰：雲長何故行此？關公馬上欠身施禮。關

某日前曾稟丞相，今故主在袁紹處，不出羽，不星夜去也。累次造府

不得參見，故拜書告辭，封金解印，納還丞相望丞，不忘昔日之言。

也操曰吾以取信於天下安肯有前言恐將軍小器缺欠盤費特具路費相送一將馬上托過黃金一盤關公曰累蒙恩賜尚有餘資留此黃金以賞戰士關某途中不勞恩賜操曰特以少酌大功萬一耳關公曰某久感丞相大恩微勞不足補報異日萍水相逢別當酬之操笑而答曰雲長忠義之士恨吾薄福不得相從錦袍一領畧表寸心令一將下馬雙手捧袍過來雲長恐操有變不下馬來用箭龍刀尖挑却錦袍披於身上勒馬回頭稱謝曰蒙丞相賜袍遂下橋望北而去許褚曰此人無禮太甚可以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吾二十餘人安得不疑乎吾言既出不可追之曹操自引眾將回城於路嗟嘆曰汝等眾將可當效雲長以忠萬世之清名也後有詩曰

將軍降漢不降曹千里尋兄豈憚勞送別許都城外路刀尖曾挑

錦征袍

關公來起車仗約行三十里不見雲長正慌走馬四下尋之忽見

頭一人高叫雲長且住關公舉目視之見一人約年二十有餘青錦衣持鎗跨馬引百餘步卒下山關公問曰汝何人也少年棄鎗下馬拜伏於地雲長恐是詐勒馬停刀問曰壯士願通姓名答曰吾本貫襄陽人也姓廖名化字元儼巴漢末世亂流落江湖劫掠自己聚眾五百餘人拾纜同伴杜遠下山巡哨誤將兩院夫人劫掠上山吾問從者云是大漢劉皇叔夫人吾即拜於地下問其來意為說將軍盛德吾欲送下山來杜遠其言不遜被某殺之今獻頭與將軍請罪關公曰二夫人何在化曰恐傷害留在山中關公教急取下山不待百餘人簇擁車仗前來關公下馬停刀叉手於車前問候曰奴嫂受驚關羽之罪也二夫人曰若非廖將軍保全已被杜遠所辱關公問左右曰廖化怎生救夫人左右曰杜遠劫上山去要就與廖化各分一人為妻廖化問起根由好生拜敬杜遠不從已被廖化殺之關公聽言遂來拜謝廖化廖化欲以部下人送關公關公尋思此人終是

黃巾賊之類。若用為伴，人必恥笑。關公辭謝曰：「感厚恩，爭奈曾與曹公說誓，願千里獨行，日後相逢，必當重謝。」廖化拜送金帛，雲長不受。廖化拜別，自引人伴投山峪音音中去了。考證廖化，後來者，葛亮出祁山，用為將，其言功。雲長將曹操贈袍事，告與二嫂，隨車仗而行。漸漸天晚，投一孤庄安歇。庄主出迎，鬚髮皆白，問曰：「來的將軍，姓甚名誰？」關公曰：「向別施禮。」言曰：「吾乃劉玄德之弟，開某也。」老人曰：「莫非斬顏良、文醜的關公否？」公曰：「便是。」老人大喜，便請入庄。關公曰：「車上有二夫人，老人喚妻女出請。」甘糜二夫人下車，上草堂。關公以手立於二夫人之側，老人請公坐。開公曰：「尊嫂在上，安敢就坐。」老人曰：「公異姓，何如此之敬也？」關公曰：「某曾共劉玄德、張翼德結義兄弟，誓同生死，二嫂相從於兵甲之中，未嘗敢缺禮。」老人曰：「將軍，天下之義士也，遂教妻女於草堂上相待二夫人。」老人於小齋款待開公。開公問姓名，老人曰：「吾姓胡，名華。桓帝朝時為議郎，致仕歸鄉。今有小兒胡班，在滎陽太守王植下。」

從事將軍必由此處經過，就付書與小兒相會。關公求胡華書，遂以辭曹公之事。胡華感嘆不已。當夜二夫人宿於正房，關公秉燭而坐。次日天曉，胡華饋送飲饌，關公請二嫂上車，辭別胡華。披甲提刀上馬，投洛陽來。前至一關，名車嶺，關把關將姓孔，名秀，是曹操部下將，引五百軍兵在嶺上把隘。此是三州隘口。關公押車仗上嶺，嶺上軍士報知孔秀，秀遂乃提劍出關，喝關公下馬。關公只得下馬，與孔秀施禮。秀曰：「將軍何往？」公曰：「已辭丞相，特往河北尋兄劉玄德去。」秀曰：「河北表紹正是曹丞相對頭，將軍此去，必有來文。」公曰：「因行慌速，不曾討得。」孔秀曰：「若無來文，將軍且在關下待我差人稟過丞相，方可放行。」關公曰：「待汝去稟，候了我行程。」秀曰：「一日不稟，要住一日，一年不稟，要住一年。」雲長怒曰：「汝何相侮耶？」秀曰：「法度所拘，不得不如此。」當今亂世，龍爭虎鬪之時，若無文憑，枉說英雄。雲長曰：「汝不容我過關。」秀曰：「汝要過去，留下老小質。」當聲雲長舉刀奮怒，欲殺孔

秀。孔秀閉關而去。未知若何。聽下分解。

關雲長五關斬將

孔秀慌忙退入關去。緊閉上門。鳴鼓聚軍。俱各披掛手執軍器。分布左右。孔秀全副衣甲。綽鎗上馬。放開關門。大喝曰。汝敢過麼。雲長約退車仗。縱馬提刀。竟不答話。直取孔秀。孔秀挺鎗來迎。兩馬相交。只一合。鋼刀起處。孔秀屍橫馬下。血濺長空。衆軍便走。關公曰。軍士休走。吾殺孔秀。不得已也。與汝等無干。衆軍拜於馬前。公曰。借汝衆軍之口。往許都告訴丞相。尚與吾親自錢行。孔秀故相攔截。欲殺害吾。吾故殺之。先請二夫人車仗出關。望洛陽進發。原來先有軍士去洛陽報知太守韓福。韓福急聚衆將商議。手下牙將孟坦曰。既無丞相文憑。即係私行。若阻當。必有罪責。韓福曰。關公勇猛。難以近敵。頗之文魄。尚且被誅。只可設計擒之。孟坦曰。先將鹿角攔定關口。待他至時。小將引軍和他交鋒。太守於高阜處用暗箭射之。埋伏兵士

左右各關將墜下馬。即擒之。許都必得重賞。商議了。人報關公。孟坦已到。韓福引一千人馬。擺列關口。這關是平地上。初剛立晨昏。守禦往來奸細。公見豎立旗號。密布刀鎗。見韓福彎弓插箭。立馬揮鞭。問來者是何人。關公於馬上欠身施禮。言曰。吾壽亭侯關某。聊借過路。韓福曰。汝有曹丞相來文否。關公曰。事冗不曾討得。韓福曰。吾奉丞相鈎命。鎮守故都。專一盤詰往來奸細。汝無文憑。即係逃竄。關公怒曰。東嶺孔秀被吾斬之。汝等當吾欲尋死。耶。韓福曰。誰人與我擒之。孟坦出馬。輪雙刀來取關公。關公約退車仗。拍馬來迎。孟坦戰三合。撥回馬便走。關公趕來。孟坦只指望誘引關公。不想他馬名赤兔。日行千里。走若星飛。早馬尾相交。趕上腦後。只一刀砍為兩畔。關公勒馬回來。韓福閃在門首。盡力放了一箭。正射中關公左臂。公口拔箭出血。流不住。飛馬迳奔韓福。衝散衆軍。韓福急走不迭。關公手起帶頭連肩。斬於馬下。殺散衆軍。保護車仗。關公割帛束住箭傷於

遠出五關久歷驅馳心越壯

關雲長五關斬將



連誅六將大經挫折膽偏雄



路恐人暗算不敵又住連夜投沂水關來釋義沂水關春秋時為鄭

漢麻縣為開今關把關將并州人氏姓卞名喜善使流星鎚原是黃

巾賊餘黨後投曹操檄來守關補註黃巾降者多話早有人報去却

說關公殺了韓福考證這箇韓福不是冀州韓馥韓馥自在那卞喜

尋思一計就關前有座寺名鎮國寺是漢明帝御前香火院卓時

廢了曹操使韓福重脩卞喜就寺中埋伏下刀斧手二百餘人約擊

蓋為號要害雲長卞喜離關迎接關公公見卞喜懇勸下馬相見喜

曰將軍名震天下誰不仰視今歸皇叔以全大義雲長訴斬孔秀韓

福之事卞喜曰將軍殺的是也某見丞相替稟衷曲關公甚喜同上

馬過了沂水關到鎮國寺前下馬衆僧鳴鐘出迎本寺有僧三十餘

人數內長老正是雲長同鄉法名普淨長老長老已知其意向前來

與關公問訊音關公答之淨長老曰將軍離蒲東幾年關公曰近二

十年矣淨曰還認得貧僧否公曰離鄉多年不能相識僧曰貧僧

所居家只隔一條河卞喜見淨長老說鄉里故事只恐走泄呼之

曰吾欲請將軍赴宴汝僧人何多言也雲長曰不然鄉人見鄉人安

得不相敘舊情長老請方丈內待茶雲長曰二嫂在車上可先獻茶

長老教取茶先奉夫人請關公入方丈長老以手携挈戒刀以目顧

盼關公會其意喚左右將刀近側卞喜請關公於法堂筵席關公見

壁衣之後多人密布皆掣劍在手關公曰卞君請關某是好意也是

歹意也卞喜曰安得不敬乎關公於壁衣中窺望見一羣刀斧手關

公大喝卞喜曰吾以汝為好人安敢如此卞喜知事泄大叫左下下

手數內有膽大者就欲向前皆被關公砍之卞喜下堂連脚而走關

公棄劍執大刀來趕卞喜暗取飛槌擲打關公關公用刀背隔開槌

趕將入去一刀劈為兩畔死於廊下關公急來看二嫂早有軍人遠

遠圍住見關公來四散奔走關公皆趕散謝淨長老曰若非吾師已

被此賊之害關公辭淨長老行淨曰貧僧此處難容收拾衣鉢亦往

他處雲遊。後會有期。將軍保重。補註有相會處。普淨去了。雲長護送車仗。往滎陽進發。滎陽太守王植却與韓福是兩親家。比及雲長來到韓福家。先使人通報了。雲長到滎陽。王植使人守住關口。把關吏問了姓名。來報王植。王植喜笑相迎。雲長說尋兄之事。植曰。將軍於路驅馳。夫人車上勞困。且請入城館驛中暫歇一宵。來日登程。未遲。雲長見王植意甚慇懃。遂請二嫂入城驛庭中。皆鋪陳了當。王植請公赴宴。雲長曰。尊嫂在上。不敢飲酒。植堅請。公不出。館驛皆送至館驛。關公見於路辛苦。請二嫂正房歇之。後者各自安歇。飽喂赤兔馬。并駕車馬數匹。關公亦解甲少歇。却說王植密喚後事胡班。聽令曰。關某背丞相而逃。又於路殺太守。并守把關隘將校。死罪不輕。此人武勇難敵。汝今晚點一千軍圍住館驛。一人一箇火把。先燒斷外門。四圍放火。不問是誰。盡皆燒死。今夜二更舉事。吾亦自引一千軍接應。胡班領了言語。便去點軍。各人要火把一束。俱要乾柴引燂之物。

胡班尋思。我不識關雲長模樣如何。當往觀之。胡班至驛中。問驛吏曰。關將軍在何處。答曰。正廳上觀書者是也。胡班往觀。見關公左手絛髮。凭几於燈下看書。班見了。大驚曰。真天人也。語言頗高。公問何人。胡班入拜曰。滎陽太守下後事胡班。雲長曰。莫非許都城外胡華之子否。班曰。華乃班之父也。公喚後者。於行李中取書付班。班看畢。嘆曰。險些誤害忠良。遂入密告曰。王植心懷不仁。欲害將軍。令四面一千火把。約二更放火。胡班今去開門。將軍急收拾出城。雲長大驚。慌忙請二嫂上車。雲長披掛提刀上馬。盡出館驛。來果見軍士各執火把。聽候。急來到城邊。只見城門已砍開。公催人伴。急速出城。胡班還去放火。關公行不到數里。背後人馬趕來。當先王植大叫。關某休走。關公勒住馬。大罵匹夫。我與你無冤。如何令人放火燒我。王植拍馬挺鎗。火把照耀。趕來奔雲長。被關公一刀攔腰砍為兩段。人馬皆散。關公不趕。自隨車仗。催促行程。公感胡班不已。

考證

後開公聞知明

行至滑州界首有人報與劉延延慌忙引數

十騎出廓而迎關公馬上欠身而言曰太守別來無恙延曰今欲何

往公曰辭丞相去尋家兄延曰玄德在袁紹處紹乃是丞相讐人如

何容公去關公曰昔日曾言定來劉延曰即今黃河渡口關隘夏侯

惇部下秦琪據守只恐不容將軍過渡關公告劉延曰太守應付船

隻若何延曰船隻雖有不敢應付公曰我前者誅顏良文醜亦曾與

足下解危今日來一隻渡船不與何也延曰只恐夏侯惇將軍知之

必見吾罪關公知劉延無用之人遂自催車仗前進到秦琪寨邊秦

琪引軍出問來者何人關公曰漢壽亭侯關某是也琪曰今欲何往

關公曰欲投河北去尋兄長劉玄德敬來借渡船琪曰丞相明文何

在公曰吾不受他節制有甚公文琪曰吾奉夏侯惇將軍將令守把

關隘你便插翅也飛不過去關公大怒曰你知吾於路斬殺攔者麼

琪曰你只殺得無名下將也敢殺我麼關公怒曰汝比顏良文醜若

何關公大怒從馬持刀直取關公二馬相交只一合關公青龍

刀落關公曰當吾者已死餘者不必驚走速備船隻送我渡河

關公急舉舟傍岸關公請二嫂上船渡黃河往北進發便是袁紹地

面關公所歷關隘五處斬將六員故曰關公五關斬將有詩為證詩

掛印封金辭漢相尋兄遙望遠途驚馬騎赤兔行千里刀偃青龍

出五關忠義慨然冲宇宙英雄從此震江山獨行斬將應無敵今

古留題翰墨間

關公馬上自嘆曰吾非欲沿途殺人奈事不得已也曹公知之必懷

痛恨看承我無恩義之人也嗟嘆不已正行之間忽見一騎自北而

來大叫雲長少住關公勒馬視之來者乃孫乾也關公曰自汝南相

別一向消息若何乾曰汝南劉辟龔都遣某往河北結好袁紹請玄

德同謀破曹之計不想河北諸將謀士各相妬忌田豐尚囚獄中沮

相和親遠
忠自取亡

授黜退不用審配郭圖各自奪權袁紹多疑主持不定知雲長欲回
必然陷害某與劉皇叔商議先求脫身之計今皇叔已往汝南會合
劉辟去三日了怕雲長不知去到袁紹處恐落在彀音中故遣某於
路迎接來幸於此得見雲長公可就往汝南與皇叔相會雲長教孫
乾拜夫人夫人問其動靜孫乾備說袁紹二次欲斬皇叔今幸脫身
往汝南去了公宜速行衆皆掩面垂泪雲長依此言不投河北去途
取汝南來正行之間背後塵埃起處一彪人馬趕來當先夏侯惇大
叫關公休走畢竟如何

雲長播鼓斬蔡陽

却說雲長回孫乾保二嫂向汝南路行忽然間背後夏侯惇趕來約
有三百餘騎雲長急令孫乾保車仗一面行遂勒回馬按住刀而言
曰汝來趕吾有失丞相大度夏侯惇曰丞相又無明又傳報汝於路
殺入又斬吾部將特來擒汝早下馬受縛雲長曰吾未降漢時

有殺伐不須稟問於路守把將校生事攔截吾皆斬之惇曰
六瑛報讐拍馬挺鎗欲出背後一騎飛到大叫不可與關將交戰關
公亦按轡不動來使懷中取出公文於馬上大叫丞相憐愛關將軍
忠義恐於路關隘攔截故遣某持賞文書通行諸處也惇曰關公於
路殺把關隘將丞相知否來使曰未知惇曰活捉將去見丞相等丞
相自放他關公大怒曰吾懼汝非大丈夫也拍馬輪刀直取夏侯惇
惇挺鎗出迎兩馬相交約戰二十合又一飛騎至大叫曰二將軍罷
戰各自分開夏侯惇問曰汝來何故使者曰曹丞相恐於路阻當關
將軍特來告報惇曰丞相知他於路殺把關將否使臣曰未知也惇
曰如此不可放去兩將又戰到十餘合又一騎到大叫二將軍少歇
惇在陣前便問使臣曰丞相教擒關某乎使者曰非也丞相三次使
人來說誠恐路上人阻當關將軍故送公文教行惇曰既未知殺人
必用擒下指揮手下馬軍團圍圍住休教走脫背後馬軍齊來關公

氣既肅齊天旗影開時橫血刃

雲長擂鼓斬蔡陽



威風震地鼓聲嚮處斫人頭



並無半分懼怕聲如巨雷來衝陣勢夏侯惇挺鎗來迎陣後一人飛馬而來叫原讓雲長休得爭戰衆皆視之乃張遼也俱各失驚二人勒住馬張遼近前言曰奉丞相鈞令因雲長殺了孔秀恐有阻當特差我來教於路關隘任便放行夏侯惇曰秦琪是蔡陽外甥蔡陽是我舉薦他見丞相他將秦琪分付在我處你今將他無罪斬之於理恐有不然遼曰我見蔡將軍自有分解既丞相美滿教關雲長去不可廢丞相寬洪之意惇教軍馬退去後有詩曰

為愛英雄越古今。三番遣使意何深。非孟德施奸狡。正是撈籠

天下心。

張遼曰雲長今往何處關公曰兄長不在袁紹處吾今往尋天下尋之遼曰未知下落且再回見丞相名何關公曰既已告辭安有復去之理又遠回許都借言請罪二人分別張遼與夏侯惇自領軍回去雲長趕上車仗與孫乾說知此事二人並馬而行遇晚隨處投宿行

了數日正值大雨滂沱行裝盡濕遙望崗邊一所庄院關公先往住宿庄主出迎關公言采意畢庄主曰某姓郭名常世居於此久聞大名幸得瞻拜遂宰羊置酒相待請二夫人於後堂歇郭常與關公孫乾三人於草堂飲酒一邊烘焙行李一面喂養馬匹到黃昏時候見一後生引數人入庄遂奔草堂而來郭常喚曰吾兒來拜將軍關公問之常曰此愚男也關公問何來常曰射獵方回常流淚言曰老夫世本儒流因天下荒亂隱居務農一生止有此子不習儒業惟務遊獵為樂是家門大不幸也關公曰方今亂世若是棄文就武善熟弓馬亦可以取功名何不幸也常曰他輩若是肯習武藝亦走幸也此子專務遊蕩無所不為關公亦嘆息良久郭常相陪至更深各人歇去郭常辭出關公與孫乾曰此人如此之賢此子如此之愚乃天意之不齊也孫乾曰瞽瞍至頑而生虞舜自古有之二人叙論片時聞方纔欲就寢忽聞後院馬嘶人鬧關公提劍往視之見郭常之子

踢音倒在地。從者與庄客相打。關公問之。從者曰：「此人來盜赤兔馬，揮出欲備鞍被馬一脚踢倒，叫喚方知其事。我衆人趕起來奪馬，庄客盡來劫奪，因此相打。孫乾勸關公殺之。公責之曰：『吾獨行天下，全仗此馬。汝欲盜之，是絕吾去路矣。』恰待殺之，郭常奔至告曰：『不肖之子為此逆事，罪合萬死。奈老妻素愛此子，公若殺之，吾老妻必憂悶死矣。』望將軍仁慈寬恕，幸甚。」關公平生是仗義之人，思此老人曾實訴告，故釋之而不殺，坐以待旦。平明收拾行李，郭常夫婦拜於堂前。謝曰：「辱子冒瀆虎威，深感將軍哀憐之恩。」關公令喚出，吾以善言慰之。郭常曰：「辱子四更時分，又引數箇無徒，不知何處去了。乃常前生之冤業也。」關公謝郭常請二嫂上車，公與孫乾離庄，並馬取山路而行。行不到三十里，前無村房，後無店舍，只見山背後兩馬引着百餘人來，為首者頭裹黃巾，身穿戰袍，後面者乃郭常之子也。攔住去路，為首者大呼曰：「吾乃天公將軍張角部下大將裴元超也。來者快留。」

下亦兔馬放你過去。關公大笑曰：「狂猾匹夫，汝從張角為盜，還知關張三人兄弟名字麼？」為首者曰：「我只聞赤面長髯者，名關雲長，不識其面，汝何人也？」關公乃停刀，解開髻髻，令視之。其人滾鞍下馬，腦採郭常之子，拜獻於馬前。關公問姓名，告曰：「裴元起也。自張卞死後，一向無主，嘯聚山林，權於此處藏公。今早這厮報道有一客人騎一匹千里馬，在我家庄上投宿，故教某等強奪此馬，不想却是關爺爺，可殺此人，以正其罪，不干小人之事。」關公曰：「吾看郭常相敬甚厚，不忍殺之，就馬前放回。其人抱頭鼠竄而去。」雲長曰：「汝不識吾，何以知名？」裴元紹曰：「離此二十餘里，新版谷有一卧牛山，山上有一閃西人，姓周，名倉，兩臂有千斤之力，板肋虬音髯，形容甚偉，原在黃巾張寶部下為將。張寶死，嘯聚山林，他多曾與某說將軍盛名，恨無門路相見。雲長嘆曰：「山林之中，亦有信義之士為盜耳。今後可去邪歸正，勿陷此身。」元紹拜謝，恰欲分別，遙望見一處人馬來到。元超曰：「此必周。」

倉也。立馬待之。果是周倉。周倉見雲長下馬俯伏於道傍。雲長教請起。言曰。壯士何處曾識。某來。倉曰。舊隨黃巾張寶處。曾識尊顏。恨失身於賊寇之內。不得相隨。今日天賜機會。得拜於此。願將軍不棄收留。周倉願為軍前一小卒。早晚執鞭墜鏡。死亦甘心。雲長曰。汝願隨吾。汝手下人伴若何。周倉曰。聽其自便。願隨者從之。隨問一聲。皆願歸順。雲長遂下馬於車前。稟問二嫂。甘夫人曰。叔叔自離許昌。於路獨行至此。歷過多少艱難。未曾要軍馬相隨。前者涼化。叔尚卻之。今次又容為盜者相從。恐惹人議論。或女輩淺見。叔自斟量。雲長曰。尊嫂之言是也。遂回周倉曰。非閑。某寡情。奈二夫人未順。汝等且回山中寧耐。吾尋見兄長。必來相招也。周倉頓首而告曰。倉乃一麓鹵音匹夫。失身為盜。今遇將軍。如重見天日。似此等英雄錯過。別無門路。如將軍不容。衆隨。令盡跟裴元超去。某步行跟將軍。雖萬里不辭也。雲長再以此言告二嫂。甘夫人曰。一二人相隨。又且何妨。雲長

公周倉潑人。伴隨裴元超。元起曰。哥哥跟將軍去。弟亦願隨。周倉曰。汝若去時。人伴皆散。汝可權肯領料。我且跟隨將軍去。但有住扎處。便來。及你裴元超快快而別。周倉跟去。雲長別元起而行。前往汝南。進發行了數日。將至界口。正行之間。遙望相近山城。問土居人。此何處也。土人答曰。此名古城。數月前有一將軍。姓張。名飛。引數十騎到此。將縣官趕逐往他處去了。此人在土城中。招軍買馬。積草屯糧。聚了四五千。人。四遠無人敢當。關公喜曰。自徐州失散。今已半年。誰想兄弟在此。先令孫乾於城中報說。教接嫂嫂。却說張飛自碓礪山中。飄蕩落草。待投河北去。路經古城。過入縣。借糧。縣官不肯。就殺入去。奪了縣印。縣官皆逃。張飛就此安身。忽見孫乾。便問其故。乾說劉皇叔離了袁紹處。投汝南。並辟處。會合人馬。今關將軍離了許都。請將軍出廓迎接。張飛聽罷。也不回言。隨即披掛。持丈八神矛。飛身上馬。引一千餘人。迺出壯門。雲長望見翼德到來。喜不自勝。刀付周倉接

了。拍馬來迎。張飛圓睜環眼。到豎虎鬚。聲若雷吼。揮矛望雲長便截。雲長大驚。慌閃過鎗。便叫兄弟。如何忘了桃園結義。飛喝曰。你既無義。有何面目來與我相見。雲長曰。我如何無義。飛曰。你既順了曹操。封為壽亭侯。自享富貴。今又來賺我。我兩箇并箇你死。我活。雲長曰。你原來也不知。我也難說。見有看嫂嫂在此。你自請問。甘糜二夫人聽得。揭簾而呼曰。翼德叔。何故如此。飛曰。嫂嫂休怪。我殺負義的人。請嫂嫂入城。甘夫人曰。雲長並不知你等下落。不得已而降漢。不降曹。今知你哥哥在袁紹軍中。故千里獨行。送我到此。你休錯見了。張飛曰。大丈夫在世。豈有事二主之禮。嫂嫂你休被他瞞過了。甘夫人曰。在下邳時。出於無奈。飛曰。寧死而不辱。你既降曹。有何面目相見。雲長曰。兄弟你休屈了我心。孫乾曰。特來尋你。飛喝曰。如何你之明說。他即裏有好心。必是來投我雲長曰。我若投你。須帶軍馬來。飛把手一指。兀的不是軍馬來也。雲長回顧。果見塵埃起處。一彪人

馬來到。上面風吹動。曹操軍馬旗號。張飛大怒曰。尚敢支吾。使六八子撈來。雲長急止曰。兄弟且住。你看我斬來將。以表我真心。張飛曰。你既有真心。我這裏三通鼓罷。要你斬來將。只見前軍擺開。蔡陽橫刀勒馬。立於門旗之下。猛見雲長披掛了。拍馬前來陣前。喝曰。來將何人。答曰。我蔡陽是也。你殺吾外甥秦琪。你原來在這裏。吾奉丞相鈞命。特來投你。若投住你。我便封壽亭侯。叫一聲擂鼓。纔舉動雲長。早勝到面前。一通鼓未盡。雲長舉刀起處。蔡陽頭已落地。張飛見了大喜。有讚關公詩曰。

將軍氣槩與天平。匹馬單刀獨自行。千里尋兄恩義重。五關斬將鬼神驚。鼓聲響處人頭落。旗影開時血刃橫。堪笑蔡陽無計筭。山雞要與鳳凰爭。

又詩曰

千古令人笑蔡陽。提刀幾欲戰雲長。古城偶遇交鋒處。畫鼓纔過查一命亡。

衆軍便走。雲長趕上，活捉蔡陽執認旗的過來。釋義為認旗也。取問消息，其餘潰散，挈認旗的軍，告說蔡陽知道將軍殺了他外甥，心中忿怒，要來河北與將軍交戰報讐。曹丞相不肯，故差他往汝南攻劉。確不想這裏遇着將軍，言畢，雲長教去張飛前告說實事。飛問小卒曰：雲長在許昌行止如何？小卒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張飛方纔信實，却來車前與二嫂施禮。城中又來報說城南門外有十數騎來的甚緊，不知是甚人。張飛心中疑慮，即便領軍轉城來迎，畢竟是誰，下回便見。

劉玄德古城聚義

關公斬了蔡陽，敗殘軍自奔回許昌。張飛方纔實信，忽報城南有數十騎到，張飛便轉出城來看時，果見十數騎，輕衫短袴而來，見了張飛，滾鞍下馬，飛視之，乃糜竺、糜芳也。張飛亦下馬來，曰：自從徐州失散，我兄弟二人逃難回鄉，使人遠近打聽，知雲長降了曹操，三公

在汝河北，並不知將軍來此。昨者道上遇見一夥客人，言說有倚如張的將軍，如此模樣，見今據守古城，吾兄弟斟量，必是將軍，故來尋訪。幸得相見，飛曰：雲長送二嫂今日方到，孫乾亦到，已知哥哥下落。糜竺見行大喜，同來飛，遂迎請二嫂進城，衆各解甲，請二夫人入衙坐定，衆人悲哭拜於階下，二夫人傷感不已。張飛却纔備問仔細，甘夫人說雲長前後歷過之事，張飛方哭拜雲長，飛等各言其事已畢，乃殺猪羊賀喜。雲長曰：兄長未到，甚酒食能充肺腹耶？孫乾曰：此去汝南不遠，明日共往取之。當日權且將息，次日雲長、孫乾二人分付家人，皆在古城等候。二人引十數騎從者，迺奔汝南來。劉辟、龔都接有便問皇叔何在，劉辟曰：皇叔到此處住了數日，為見軍少，再回河心，表紹處商議。三日前去了。雲長快快不樂，孫乾曰：將軍休憂，只用這一番驅馳，再往表紹處走一遭，報知皇叔，同到古城便了。雲長辭了劉辟、龔都，回還古城，與張飛說知此事。張飛欲自往雲長曰：有

重聚野城誓共撐持新日月

劉公德古城聚義



再興義旅願同整頓舊乾坤



此一城便是我等安身之處。未可輕棄。我與孫乾同往取元汝可堅守。占城飛曰：汝斬他顏良文醜，如何去得？雲長曰：汝但放心見机，而變收拾二十餘騎隨行。雲長喚周倉曰：卧牛山裏元超處，共有多少？人馬倉曰：有五百餘人馬，四五十匹。雲長曰：我等抄近路去取元長，你可去往卧牛山招此一路人馬，於大路上接來，勿得有誤。周倉欣然上馬而去。雲長孫乾投冀州來，將至界首，孫乾曰：將軍只在此間尋箇去處歇宿。某自入境見皇叔報知，便求脫身之計。雲長於道左見一坐村庄，獨往覓宿。孤庄上一人出迎，關將實告之。庄上曰：某亦姓關，名定，久聞將軍大名，今得瞻拜，如撥雲霧而見青天。隨喚二子出拜。雲長曰：二子何名？答曰：長男關寧，學讀書；次男關平，學武藝。關定家留雲長在庄，人伴盡藏於家。孫乾匹馬逢來冀州，入見玄德，把上項事說知。玄德曰：簡雍亦在此間投奔。袁紹可暗請來密處商議。簡雍到與孫乾相見，共議脫身之術。雍曰：主公明日見袁紹，可請覩

往荆州結連劉表，共破曹操。主公乘此而去可也。雍亦自有脫身之計。商議已定。次日玄德入見紹，告曰：劉景升鎮守荆襄九郡，兵精糧足，可以結為唇齒，共破曹操。紹曰：吾嘗遣使結好此人，此人未肯相從。玄德曰：此人是備同宗之兄，備往說之，必無阻矣。紹曰：若得劉表勝劉辟多矣。遂教玄德行紹。又曰：近有人說汝兄弟關雲長已離曹操，必來尋汝，吾欲殺之，以雪顏良文醜之恨。玄德曰：顏良文醜比之二鹿耳，吾弟雲長乃一虎也。若失二鹿得一虎，足可以拒曹。何故？汝次女之紹笑曰：吾實愛之，故戲言耳。汝可使人召之。玄德曰：即遣孫乾去召之。紹大喜。玄德出簡雍曰：劉玄德此去，必不回矣。紹曰：當如之何？雍曰：某願同行。一者只說劉表，二者監住劉備。紹曰：甚妙。却說玄德先教孫乾行次日來，與袁紹紹曰：恐汝隻身難成，吾使簡雍相輔同往。玄德與簡雍同辭，袁紹上馬出城，郭圖入見紹曰：劉備前者去說劉辟，未見成事，今又與簡雍去說劉表，此行必不回矣。紹曰：汝勿

多疑簡雍自有見識也。郭圖嗟呀而出。玄德簡雍行出界首，孫乾接
着同至關定家。雲長迎門接拜，執手啼哭不止。關定領二子拜於草
堂之前。玄德問其姓名。雲長曰：此人與弟同姓，欲令次子跟弟同去。
玄德曰：年幾何？關定答曰：次子關平，年一十八歲。玄德曰：既長者有
心，令子跟雲長。吾弟無子嗣，其願求令嗣與雲長為嗣。若何？關定
曰：若蒙主盟，願聽嚴令。玄德致謝。關平自此以雲長為父。玄德恐表
紹追之急，收拾起行。關定送了一程。雲長教取路往卧牛山來。正行
之間，忽見周倉引數十人帶傷而來。雲長引見玄德。玄德問其故。倉
曰：自到卧牛山，誰想有一將單騎而來，與裴元起交鋒，只一合，截死
裴元起。盡數招降人伴，占住山寨。周倉到彼，招誘人伴，止有這幾箇
過。其餘者懼怕，不敢擅離。倉親自與他交戰，被他連勝數次。身中二
鎗，因此這來。待主公。玄德問曰：此人怎生模樣？姓甚名誰？倉曰：極
其雄壯，不知姓名。雲長縱馬提刀在前，玄德在後，遂投卧牛山。來周

倉在山下喊叫：那負將！全副披掛，挺鎗縱馬，引眾人下山。玄德下馬，
出馬大叫曰：來者莫非子龍否？那負將見了玄德，滾鞍下馬，拜伏道：
傍眾皆一齊下馬迎之。乃真定常山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玄德問
其所來。雲曰：自離主公，公孫瓚不從直諫，以致喪敗，放火自焚。雲紹
節次招諭雲雲，想紹非成立之人。示而遂投北方。後知主公在袁紹
處，欲來相投，又恐袁紹見怪，四海飄零，無容身之地。因從此處過。裴
元起下山來，奪吾馬匹。雲就殺之，借此安身。今知張翼德在古城，又
欲殺之，恐其非實。今天幸得遇主公，正應昨夜之佳夢也。玄德大喜，
盡訴從前之事。玄德曰：吾一見子龍，便有留戀不捨之情。誰想今日
相見。雲曰：雲奔四方尋主事之，未有真主。今隨皇叔，大稱平生。雖肝
膽塗地，無少恨矣。當日燒毀山寨，率領人眾，盡隨玄德前赴古城。
來此。飛糜竺、糜芳聞知，出廓迎接，各相拜訴。二夫人出言，雲長之德。
玄德感嘆不盡，乃殺牛宰馬，大作聚義筵會，先拜謝天地，遍勞諸軍。

衆皆歡悅。文武仍舊相聚。又添子龍。玄德歡喜無限。連飲數日。以慶賀。兄弟再見之喜。有詩曰。

当年手足似瓜分。信斷音稀杳不聞。今日君臣重聚義。正如龍虎入曾風雲。又詩曰。玄德關張離散後。古城天遣再相逢。後來

良將隨明主。惟有常山趙子龍。

古城聚義時。有玄德關張趙雲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周倉關平共馬步軍校四五千人。玄德商議欲棄古城去守汝南。又值劉辟龔都差人來請玄德。遂起軍前赴汝南住扎。召軍買馬。漸自崢嶸。却說袁紹見玄德不回。大怒欲起兵伐之。郭圖諫曰。不可。劉備乃齊鄰之疾耳。曹操乃是勅敵。不可不先除也。劉表雖兵精糧足。不足為憂。江東孫伯符威鎮三江。地連六郡。謀士有周瑜張昭之輩。武將有程普黃蓋之徒。積糧有五七年。甲兵有數十萬。可使人結好。共破曹操。南北相攻。唾手可得。紹從其論。即時脩書遣陳震為使來會孫策。合兵破

曹操還是如何。

孫策怒訴于神仙。

先說孫策自霸江東。兵精糧足。建安四年。為漢取廬江。收復數郡。破黃祖。敗劉勲。豫章太守華歆降後。聲勢大振。遂遣張紇音宏前往許昌上表。表曰。

臣計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操。歷陣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踴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竟用命。越渡舌舌。聖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烟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漫鋒刃。所截歟。噓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出。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即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

眼界空塵跨海尚嫌天地小

孫東怒斬干神仙



心機含畧揮刀不信鬼神靈



赴水溺死者一萬餘口。獲船大小六千餘艘。財物如山。積雖未
擒。祖宿狡猾。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相家屬
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屍。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
有罪。得效微勤。謹表。伏望天覽。

此表乃破黃祖始末。不必重說。曹操知孫策強盛。乃嘆曰。獅兒難與
爭鋒也。遂以曹仁之女配孫策小兄弟孫匡。由是結親。留張紘在許
昌。孫策此時欲為大司馬。曹操不許。策甚恨之。常有襲許都之心。吳
郡太守許貢。暗遣使上表於漢帝。其表之畧曰。

孫策驍勇。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可以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
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當速制之。

許貢使人渡江。被把江守將所獲。解赴策。親表。遂請許貢說話。
孫策責之曰。汝欲送吾於死地。何也。貢答曰。貢無此意。策出表示之。
貢無言。可對策。命武士絞殺之。貢家小盡皆逃散。有家客三人。與

許貢報讐。恨無其便。孫策專好遊獵。一日引軍會獵於丹徒之

中。趕起羣鹿。公爭趕射。策騎五花馬。急快飛走上山。如登平地。正趕

之間。道傍見三人持鎗帶弓。立於竹篠音小之。策勒馬問之曰。汝等

何人。答曰。乃韓當軍士也。在此射鹿。策方舉轡而行。一人走鎗望策

左腿便擗。孫策大喝一聲。急取所佩之劍。就馬上砍去。劍舉忽墜。止

存劍靶音霸在手。內一人拈弓搭箭。射中孫策面頰。結音結策就拔下面上

箭。取寶雕弓回射。放箭之人。應弦而倒。二人舉鎗向孫策身上亂擗。

大叫曰。我等是許貢家客。持來與主人報讐。策別無器械。馬上以弓

打之。二人死戰不退。策身被十數鎗。馬亦帶傷。正危急之中。程晉弓

數騎至。將許貢家客三人。砍為肉泥。看孫策時。血流滿面。此傷至重。

用。刀割袍勒之。救回。吳魯養病。靜軒有詩曰。

孫郎智勇冠江湄。射獵垓心受困危。許客三人能死戰。殺身

未為奇。

尋華陀時已往中原去了。止有徒弟在吳。命以治療。敷貼藥餌。醫者
言曰。箭頭上帶藥毒已入骨。可憐息一百日。勿得妄動。若怒氣沖激
其瘡。難治。孫策為人平生性急。恨不得三日無事。息到二十餘日。
忽聞許昌有人來策喚而問之。來人曰。操反懼怕主公。長嘆曰。獅兒
難與爭鋒。策笑曰。操帳下謀士。還皆懼吾否。來人曰。惟有郭嘉不服。
主公策應聲問曰。嘉曾有何話說。來人不敢言。策怒欲殺之。來人只
得從實告曰。郭嘉對曹丞相言說。孫策不足懼也。輕而無備。雖有百
萬之衆。安敢橫行中原。說主公性急少謀。乃匹夫之勇耳。倘有一刺
客起。便為強暴之鬼耳。他日必死于小人之手。策聽之大怒曰。匹夫
安敢料吾射吾者。必操之謀也。吾誓取許昌。以迎漢帝。不若倉可便
出議事。張昭諫曰。醫者令主公百日休動。何女以一時之忿。自輕千
金之軀。策曰。匹夫料我。吾實難容。取中原以彰英雄。召曰。待主公瘡
可而議之。未為晚矣。正話間。忽值袁紹使命陳震至。言欲結為外患。

南壯收曹共分天下。策心甚喜。於城樓上會集諸將。管待陳震。食

酒之間。忽見諸將互相耳語。紛紛下樓。策怪而問之。左右答曰。有于

神仙吉考證按一統志云。于吉。琅琊人。精於道術。得病疾。晨夕告

天。吉得之。疾遂除。凡消災治疾。無不驗者。後老君屢降。以其請

祭。而殺之。俄失其尸。周今從樓下而過。諸將皆往拜之。策起身凭

音欄望之。見一道人身長八尺。鬚髮蒼白。面似桃花。身披飛雲鶴氅。

音手執過頭藤杖。立于當道。上至孫策部下諸將。下至城中男女。皆

焚香伏道而拜之。策大怒曰。此妖人也。與吾擒來。左右告曰。此人寓

居東方。姓來吳會。有道人院在城外。每夜靜坐。日則焚香講道。曾施符

朱救人。萬病無不有驗。當世呼為神仙。乃江東之福神也。當致敬之。

策怒曰。汝等敢違吾命。便欲擊劔。左右不得已。走下樓去。推于吉上

樓。策叱之曰。狂夫怎敢扇惑人心。于吉答曰。貧道瑯琊宮崇諳闕

上師。順帝胡曾入山中採藥。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書白素朱書號

曰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皆治人疾病方術名之曰禁咒科釋義。此一名祝由科。醫家三科內有此一科。貧道得之。惟務代天宣化。普救萬人。未曾取毫。惡淫之物。安得扇惑明公之軍心。策曰。汝毫釐不敢取於人。飲食衣服。從何而得。汝即黃巾賊張角之徒。今不誅。必為國患。叱左右斬之。張昭諫曰。于道人在江東數十年。並無過失。不可殺之。恐失民望。策曰。此等山野村夫。吾試寶劍。何異屠猪狗耳。眾官皆諫。策恨未消。命枷鎖下獄囚之。眾官皆散。各令妻女入告吳國太夫人。夫人喚孫策入後堂。言曰。我聞汝將于先生下於縲音縲。縲音縲。此人多曾助軍招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乃妖妄之人。能以妖術惑眾之心。遂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皆下樓拜之。掌賓者呵禁不能止。此等人與張角無異。不可不除也。吳夫人再三勸之。策曰。我親見母親勿聽女流之言。兒自有處。策出急喚獄吏。取于吉出獄。來獄。夫皆敬仰。在牢中。盡去枷鎖。事之如父母。策使人看之。旋帶枷鎖而出。策怒之。若校獄吏。仍將于吉扭手下牢。張昭等數十人。連名作狀。乞保于吉。若校獄吏。皆讀書之人。何不達禮。昔日南陽張津為漢交州刺史。捨前聖典訓。效漢家法律。常著絳帕裹頭。鼓瑟焚香。讀牙音牙。俗言書。自稱以助出軍之威。後被南夷所殺。此等甚是無益。諸君自未悟耳。今此于吉已在鬼錄。勿使費紙筆也。吾必斬之。呂範進曰。某素知于先生能祈風禱雨。方今天旱。何不令祈雨以贖其罪。策曰。我且看此妖人若何。眾皆保之。獄中取出。開了枷鎖。令求甘雨。以救萬民。于吉即沐浴更衣。辭眾將曰。吾求三尺甘雨。以救萬民。吾終不免一死。諸將曰。若何靈驗。主公必敬也。于吉曰。氣數至此。恐不能逃之。于吉取繩自縛。曝於日中。策使人曰。若午時無雨。即焚死於此處。先令人搬運乾柴。堆積于市。忽然狂風就起。百姓看者。何止數萬人。填塞音通衢。孫策於城樓上望之。風起處。西北雲生。頃然天心四下。陰霧漸合。候吏報曰。午時三刻。策曰。空有陰雲。而無甘雨。正是妖人也。叱左右將于吉扛上柴

三刻。策曰。空有陰雲。而無甘雨。正是妖人也。叱左右將于吉扛上柴

棚四下舉火焰隨風起忽有黑烟一道冲上空中一聲响亮雷電齊
發空中大雨如注頃刻之間街市成河溪澗皆滿從午時下到未時
雨有三尺于吉仰卧於柴棚上大喝一聲雲收雨住復見太陽衆官
親自将于吉扶下柴棚解去繩索便請孫策禮之策乘轎至通衢見
衆官皆羅拜於水中不顧衣服策大怒曰雨乃天地之定數妖人悞
遇其便吾手下之人皆心腹之士此為禍之端也掣寶劍令左右斬
之衆官力諫策曰汝等皆欲隨從于吉造反耶衆皆默然急叱手下
武士一刀斬頭落地只見一道青氣投東北去了策怒将于吉屍號
令于市以正妖妄之罪是夜風雨交作及曉不見于吉屍首遂報與
孫策策怒欲殺守屍軍士忽見堂前陰雲中于吉足步而來孫策取
劍斬之忽然昏倒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孫權領衆據江東

孫策見于吉於戶內來掣劍欲砍于吉策自倒于地衆人救入卧房

昏迷不醒母吳夫人來視疾須臾甦醒說于吉之事母曰吾兒屈
殺神仙以致打倘策笑曰吾自十六七跟父出征殺人如麻賢愚不
知多少何曾有為禍之理今殺妖人以絕不懼我母曰因汝
不信以致如此可作好事以禳之策曰吾命在天妖人豈能為禍也
母親勸之不省自冷左右暗備善事以保之是夜二更策卧於房內
忽然陰風驟起將燈滅而復明燈影之下見于吉立於床前策倚床
頭伏劍擲之鏗然有聲策大喝曰吾平生誓誅妖妄以靖天下汝為
陰鬼何敢近吾言畢于吉忽然不見其母聞之轉生煩惱策乃扶病
強行以寬母心母見孫策日漸黃瘦轉求修設齋醮以禳之策聞知
乃見母曰兒自幼從父縱橫四方未嘗見父敬信鬼神母親何故諂
佞以事之母曰非也凡人生天地之間誰不有死但分清濁耳稟其
清者英魂不散升天為神稟其濁者幽魂不散入地為鬼聖人尚云
鬼神之為德也其盛矣乎又云禱爾于上下神祇鬼神之事不可不

亦大葉重光勢壓江淮成虎踞
孫權領眾據江東



箕裘再續威傳吳會任鷹揚



信汝屈壞神仙。豈無報應。吾已令人設醮於郡之玉清觀內。汝可親往謝罪。自然安矣。策不敢違母之命。遂上轎至觀。道衆出迎。策心不喜。勉強入觀內。道士請策焚香。策焚香而不謝。忽香爐中烟起不散。結成華蓋。華蓋上立于吉。策思之急。離殿宇。下廊廡。行不到數步。又見于吉立於面前。策掣從人所佩劍擲之。一人中劍而倒。衆人視之。乃前日下手殺于吉者。劍入于腦。七竅內迸流鮮血而死。策教扛出葬之。比及出觀。于吉又當於觀門之前。衆皆不見。惟策見之。策曰。此即妖人之所也。坐於觀前。隨喚武士五百人。拆毀其觀。武士上屋揭瓦。皆墜於地。策獨見屋上立着于吉。用手推之。策轉怒。令武士一齊放火燒毀觀宇。火光中見于吉飛瓦擲之。策急歸府。又見于吉在府前。策乃不歸府。點起三萬軍馬。於城外屯。九日。及宿中軍帳。令武士各執長戈六斧。連帳而立。是夜獨見于吉。披髮而承策於帳前。叱喝至曉。如狂若醉。次日急歸城內。又城門見于吉。策不顧而歸。府母

策不信妖言。非無見也。而臨終之語。并有條。可法可傳。

親因從者在白其事。哭泣不已。是夜見于吉。策數十番。眼不能合。比及天明。母至。見策極其瘦弱。母曰。兒形容全換矣。策教取鏡照之。見其形容。自覺失驚。回顧左右曰。面色如此。當在復。功立事乎。忽見于吉立於鏡中。策拍鏡大叫一聲。妖人金瘡迸裂。昏絕而死。母冷扶入卧房內。須臾策醒。見金瘡粉碎。乃自嘆曰。吾不能復生矣。隨即請張昭等諸將。衆入策囑付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以觀成敗。汝等皆吾弟。乃取印綬喚弟孫權。近卧榻邊曰。若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汝宜想父兄初創業之艱難。勿輕易也。權拜受印綬。策語母曰。不孝男。天年已盡。不能奉慈母。今將印綬付兄弟。望母朝暮訓之。父兄舊人。慎勿輕怠。母乃嚎哭。以恐汝弟年幼。不能立事。當復何如。策曰。吾弟勝我十倍。江東必然無失。但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周郎。恨周郎不在左右。不得囑付話也。喚

評聖諸子俱和睦一心
所以以山永久若素紹
之子則評表尚相爭相
傷隨即敗亡此兄弟者
宜以此為勸戒

諸弟曰吾死之後汝等可聽於孫權所使宗族中有生異心者眾皆
斬之骨肉為逆不得入祖墳遷葬喚妻橋氏曰吾與汝不幸中途相
分早晚汝妹入見可囑付教對周即說知在意輔仁吾弟休負我平
生升堂拜母通家之義也策回顧文武曰汝等善佐吾弟各全忠義
之名再語黯孫權曰汝各負功臣吾陰魂於九泉之下必不相見言
囑訖時而亡年二十六歲史官有詩贊曰
獨占東南角人稱小霸王運籌如虎踞決策似鷹揚威鎮三江靜
名聞四海香臨終遺大事應是識周郎

曾子固詩曰

兵跨三江敢戰爭民連六郡喜安寧光輝寒日金盔重血染秋波
寶劍腥眼潤尚嫌天地小心高不信鬼相靈劫誅于吉渾閒事只
恨東南落彗星
又題誅于吉詩曰
來往東吳數十年盡知于吉是神仙英雄不信虛無事覽鏡猶然

氣觸天

評曰英氣淋漓猛銳冠世寬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挑音果躁
墮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專崇于至子止矣爵於

義儉矣

孫策既亡權哭倒於床前張昭曰此非將軍哭時也且周公立法伯
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考証周禮凡遇喪事即罷政事時有

蓋急於王事不得已也方今天下未定休只管哭而廢大事况今姦
伯禽乃春秋魯王也兇鬼競起豺狼滿道乃親戚顧禮制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

也張昭言罷乃令孫靜理會喪儀之事即改易孫權之服扶令上馬
便出理論軍馬大事權生得方頭大口碧眼紫髯昔有漢使劉琬入

吳見孫家昆仲曰吾徧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達然皆祿祚不終惟
孫仲謀形貌奇偉骨體非常有大貴之表又享壽高眾皆不及也時

權既掌江表大事尚恍惚未安人報中護軍周瑜自己提兵回呈權

曰公瑾已亡我無憂矣周瑜守禦巴丘聽知孫策中箭因此回來將
至吳郡聽得策亡星夜來奔喪哭拜於靈柩之前吳夫人出以遺囑
之言盡告周瑜瑜曰瑜豈敢當托付之重任哉吳夫人曰江東之事
全仗公瑾願無忘伯符之言則孫權舉族荷戴矣周瑜拜伏於地曰
敢不效犬馬之力繼之以死乎權入拜謝瑜曰權願不忘先兄之言
明公訓誨瑜頓首曰願以肝腦塗地以報相知之恩權曰今承父兄
之基業將何策以守之瑜曰方今英雄並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得高明遠見之士以佐將軍江東自定也權曰亡元有言內事委托
張子布外事皆賴公瑾為之瑜曰子布賢達之士將軍可以師傅之
禮待之瑜音鴛鴛音鈍不才恐負倚托之重願薦一人以輔將軍權問
是誰瑜曰此人胸懷韜畧腹隱機謀生而養父死而盡孝其家極富
大散資財以濟貧乏瑜為居巢長之時將數百人經過因無糧食往
求稍助其家有两困音穀穀米各三十斛見瑜言即指一困與之平生

將相同心

奸擊劔騎射寓居曲阿祖母亡還葬東城友人劉子揚數次請往
湖就鄭賢處此人未去將軍可速召之乃臨淮東城人也姓魯名肅
字子敬權便教周瑜請之瑜奉命親往肅持券共坐肅問其故瑜將
孫權相待之意白之肅曰劉子揚曾名吾往巢湖吾欲就之瑜曰昔
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吾主人孫將軍
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論承天運代劉氏者必興於東
南推步事勢當其曆數終成帝基以協天時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騁
務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遂同周
瑜來見孫權權甚敬之與之談論終日不倦一日眾人皆散權留魯
肅共飲同榻抵足而卧至夜半權問肅曰方今漢室傾危孤承父兄
餘業思立桓文釋義桓文乃齊桓音桓之政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答曰
昔漢高祖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不可
比項羽也行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切料之漢室不可復業曹操不

可卒除。為行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規模如此。亦自無
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代劉表。竟長江。極
據而守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評論魯肅首見
以帝王之大畧。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肅曰。
誠好議論也。古云。人皆可以為堯舜。但恐將軍不肯為耳。權大喜。披衣起謝曰。深
承教誨。願共享富貴。自此權大喜。賜魯肅老母衣服。幃帳。居處受用。
昔時周瑜薦魯肅。肅乃薦一人。見孫權。其人因漢末避亂江東。治毛
詩。通尚書。明左氏春秋。事母至孝。鄉鄰南陽人也。復姓諸葛。名瑾。字
子瑜。權甚敬之。拜為上賓。瑾勸權勿通袁紹。且順曹操。後亦圖之。權
聽諸葛瑾之言。遣陳震以回書絕之。曹操知孫策已死。計議起兵下
江南。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而伐之。此非仁義。若其不克。成讐
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操從其言。即封孫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
守。就委張紘為會稽都尉。賫印往江東。孫權大喜。又得張紘回吳

三年孫策遣張 會稽。缺人管。張紘乃薦一人。合肥張。此人居上。乃吳郡吳人也。

姓顧。名雍。字元嘆。釋義伯喈所嘆。以為蔡伯喈徒

弟。其人少言語。不飲酒。嚴厲正大。權以雍為丞。行太守事。自孫權威

震江東。乃深得民心。却說陳震回見袁紹。說孫策已亡。孫權領眾曹
操封為討虜將軍。結為外應矣。袁紹大怒。遂起冀州幽等等處人馬
五十餘萬。復來取許昌。戰曹操。未知勝負如何。

曹操官渡戰袁紹

袁紹起兵五十餘萬。望官渡進發。釋義一統志云。官渡城名在開封

渡口。即此。夏疾。停發書告急。曹操引文武等官。盡數起兵。得七萬

人。投官渡來迎敵。留荀彧守許都。先說袁紹兵臨。公田豐又上言曰。
各宜守候。以待天時。若妄興兵。必有大禍。逢紀譖曰。主公興仁義之

師。田豐出不利之語。紹欲斬之。眾官告免。遂枷扭送獄。恨口待五波

紹有田豐阻攔。而不能用人。
自取敗。惜此。將謀
士各相妬忌。有愧于爾。
相如。付庶。願矣。

側耳忙聽刁斗夜鳴官渡月

曹操官渡破袁紹



舉頭頻望牙旗高拂海天雲



忠言逆耳惜哉

上下一心

了曹操明正其罪。催軍起發，旌旗遍野，刀劍如林。行至陽武釋義：陽武縣今屬開封府也。下寨。沮授諫曰：「北軍雖眾，而勇猛不及南軍。南軍雖精，而糧草不如北廣。南軍無糧，利在急戰；北軍有靠，宜且緩守。若能曠以月日，則南軍不戰自敗矣。」紹怒曰：「田豐慢我軍心，吾已囚之。回日必斬，汝又敢如此也。」比左右鎖禁軍中，待吾破曹之後，與田豐一體問罪。紹前後續添大軍七十五萬，東西南北週圍安營，連絡九十餘里。細作探知虛實，報來官渡。操軍新到，聞之皆懼。曹操與謀士商議，荀攸曰：「北軍雖多，不足懼也。吾南軍皆精銳之士，無不以一當十也。但利在急戰，若遷延日月，糧食不敷，軍必散矣。」曹操曰：「此言正合吾機。」傳令點將校，搖旗鼓譟而進。北軍分一半來迎，兩軍相會，排成陣勢，殺氣遮天。征塵蔽日，北軍中審配、汝撥、於手一萬人伏於兩翼，弓箭手馬軍五千伏於門旗內，約定砲響齊發。北軍中盡鼓三通，索紹金盔金甲，錦袍玉帶，立馬陣前，兩掖下大將張郃、高覽、韓猛、淳于瓊等，旌旗節鉞，甚是嚴整。大叫請曹操答話。南軍內門旗開，曹操出馬，左右擺列許褚、張遼、徐晃、李典、于禁、樂進、諸將各持兵器，勒馬聽使。曹操以鞭指紹曰：「吾於天子之前，討奉逆為大將軍，總督山後諸郡，何故數撥欲反亂耶？」紹怒曰：「汝托名漢相，實為漢賊，罪惡彌天。甚如王莽董卓，尚敢誣人造反耶？」操曰：「吾今奉詔討汝，紹曰：「吾奉衣帶詔討奸賊，操怒使張遼出馬，張郃來迎，二將於陣前閉關，四五十合，不分勝敗。曹操暗暗稱奇，許褚忿怒，揮刀縱馬直出，高覽挺鎗來迎，四員將未見輸贏。曹操陣內夏侯惇、曹洪各引一千軍，兩肋齊攻，衝北軍陣。審配在將臺上看見曹軍來衝陣，叫放起號砲，兩下弩箭齊發，中軍內弓箭手都擁出前面亂射。曹軍如何抵當，望南急走。袁紹驅兵掩殺曹軍大敗，盡退官渡去訖。袁紹派軍逼近官渡，下寨。審配言曰：「可撥兵十萬去守官渡，就曹操寨邊築起土山，令野人下視寨中，放箭操必棄此而去。若得此隘口，許昌可得矣。」紹從之於

紹詞亦正

下視寨中放箭操必棄此而去。若得此隘口，許昌可得矣。紹從之於

各寨內選調有力軍人用鐵鍬土擔齊來曹操寨邊壘土成山原來
官渡寨柵如城一般周圍築三十餘里廣闊傍有河後有山為之險
要因此難行曹操見袁軍壘土山張遼許褚等皆支出城衝突被審
配弓弩手當住咽喉要路不能前進十日之內築成土山五十座上
立高檣釋義音檣即雲梯也分撥一半弓弩手於其上亂箭射之曹軍大懼
皆頂牌遮箭守禦一聲梆子響處矢下如雨皆蒙楯音楯釋義箭牌也
伏地寨中亂竄寨外北軍吶喊而笑曹操見軍慌亂請謀士求計魯
暉音暉進曰可作發石車以破之操令暉進模樣連夜造發石車數百
乘分布營牆內正對土山上雲梯候弓箭手皆上放箭營內一齊拽
動石車車上勢大砲石飛空亂打雲梯打中雲梯人無躲處弓箭手
死者無數北軍皆號其車為霹靂車由是北軍不敢登高窺望審配
又獻一計令軍人用鐵鍬暗打地道直透曹營內號為掘子軍營中
望見山後又掘土坑操又問於劉曄曄曰此是北軍明不能攻取其

暗掘伏道必透營而入操曰何以禦之曄曰透營內可掘長塹伏道
無用也操連夜差軍掘塹伏道到塹邊果不能入空費了多少軍力
操守官渡自八月起至九月終紹軍不退損馬匹之糧草缺少意
欲棄官渡還許昌持疑未決乃作書遣人來許昌求荀彧荀彧書呈
報之書曰

奉承鈞命使快進退之疑愚意論袁紹悉將其眾聚於官渡欲與
明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
機也且紹乃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伏以公之神武明哲
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
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眾畫
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
奇之時不可失也區區拙見盡竭忠誠惟明公裁察焉

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各效勇力守之紹軍約退二十餘里操遣將

出營巡哨有徐晃部將史渙獲得止軍問其動靜答曰早晚大與韓
 猛運糧至軍前接濟先令我等探路徐晃投其人見曹操言運糧事
 荀攸曰韓猛倚仗匹夫之勇卒見輕敵若遣一人引輕騎數千半路
 擊之可斷其糧紹軍自亂操曰誰可往之攸曰只徐晃足可敵也操
 差徐晃將帶史渙并火具先出後使張遼許褚救應六千兵分兩隊
 行當夜韓猛押糧車數千輛來奔紹寨正走之間山峪暗內徐晃史
 渙三千軍出截韓猛飛馬來戰徐晃兩騎繞交史渙殺散人夫放火
 燒糧草韓猛抵敵不住撥回馬走徐晃催軍燒盡輜重袁紹軍望見
 西北上火起敗軍報來有人劫了糧草紹急遣張郃高覽去截大路
 徐晃燒了糧回正撞見張郃高覽人馬攔住却欲交鋒背後張遼許
 褚軍到兩下夾攻殺散北軍曰將合兵一段回還官渡寨中曹操大
 喜賞勞了當分出一軍於寨外結營為犄角之勢却說袁紹敗兵
 救得此小糧食還營紹大奴欲斬韓猛眾官勸免打為小軍審配曰

糧食乃軍家之重事不可不用心為巢乃屯糧草之處釋義 雒川有

鳥亭屬河南或云此即古鳥巢也 必須得重兵守之袁紹曰吾籌策已定汝可回鄴

郡監督糧斛休教軍士缺乏汝便速往審配曰軍機至重不可忽也

紹曰吾行兵二十年非不能也汝當蕭何之重任亦非小可休教吾

費心審配辭去袁紹遣大將淳于瓊部領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莒子

呂威璜趙叡等引二萬軍守鳥巢屯糧之所淳于瓊字仲簡平生好

酒性剛軍士多畏之自至鳥巢以為閑逸之地終日與諸將聚飲却

說曹操軍糧將盡急發使往許昌教荀彧任峻措辦糧食星夜解赴

車前接濟使命出寨行不三十里被北軍抄掠捉見謀士許攸攸字

子遠是南陽人也為人多傲酷嗜財帛少時曾與曹操為友此時攸

在紹處為謀士遂取操書來見袁紹問有何事攸曰曹操願起軍

馬盡屯官渡與我軍相拒許昌必是空虛若分輕軍星夜掩襲許昌

而許昌可拔也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可擒也如其未潰首尾相攻

好計不用惜哉

適逢此事亦天意也
欠人和耳

必破之矣。今操糧食已盡，正可乘其兩敗擊之。紹曰：曹操詭計極多，此書乃誘敵之謀也。紹不聽。攸回首言曰：今若不取，必為虜矣。下勸紹舉兵之際，忽有人自鄴郡來，呈上審配書，先說進糧事。後盡皆言許攸在冀州時，取受民間財，濫令子姪輩多科稅糧入已，盡皆收下獄中。鞠問俱皆招認明白。紹大怒曰：濫行匹夫，尚有面目於吾前獻計策也。汝曹阿瞞有舊，想是受他金帛，與他行計，毀賤吾軍耶。本欲便斬汝首，反道吾不能容物，權且寄頭在項。叱一聲，乃退。許攸仰天長嘆曰：忠言逆耳，豎子不納。吾子姪已遭審配之害，吾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欲拔劍自刎，左右奪劍而勸曰：主何自死耶。袁紹非治世之人，不納直言。久後必為曹操之擒耳。主與曹公有舊，何不背暗投明，以避袁紹殺身之患。只這兩句言語，點醒許攸，來投曹操。此是袁紹合休有胡曾詩曰：

本初屈指定中華，官渡相持勒虎牙。若使許攸財用足，山河爭得

屬曹家

曹操烏巢燒糧草

許攸被袁紹叱退，滿面羞慙，欲尋自盡。左右曰：何不去投曹操。一句言語，點醒之後，引數箇從人步行出營，迳投曹寨。伏路軍人挈住攸，叱之曰：我是曹操故友，快去報覆。言南陽許攸來到，軍士慌報入大寨。操方解衣歇息，聽得帳前報許攸私奔到寨，操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之。遙見許攸，撫掌大笑曰：子遠遠來，釋義好字。許攸曰：吾事濟矣。就轅門大笑，扶攸入坐，叙舊情。先拜於地。攸慌扶起曰：公乃漢相也，吾乃布衣，公何謙遜如此。操笑曰：子遠是操故友，豈敢以名爵相上下乎。攸曰：某有眼如盲，屈身袁紹，言不聽計，不從。今特棄之，來見故人。丞相無疑焉。操曰：吾素知公信義之士，有何所疑。願聞子遠破紹之計。攸曰：吾教袁紹差撥輕騎，乘虛襲許昌，首尾相攻。操大驚曰：若袁紹用子遠之言，吾等皆死無葬身之地也。操下拜曰：袁紹勢大，不

飛下祝融萬斛軍儲埋烈燄

曹操烏巢燒糧草



怒傳風伯一時兵仗鎖濃煙



可當之。願教我破紹之策。攸曰：丞相軍糧尚有幾何？操曰：可支一年。攸曰：非也。操曰：有半年耳。攸正色起曰：吾正心相待，汝何相欺也？趨步出帳前，操請住曰：子遠勿嗔，尚容實訴。運至軍中糧斛，可支三月。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兵不厭詐，尚容布露。遂附耳低言曰：寨中止有此月之糧，攸應聲曰：休得誑語。汝糧盡絕，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取出操與荀彧親書以示之曰：親書何人作也？操失驚問曰：何處得之？攸以獲使說之。操執手曰：子遠想舊交之情，願賜教誨。攸曰：丞相孤軍而抗大敵，不求急勝之方，此取死之道也。攸有一策，不過三日，使袁紹百萬之衆不戰而自回也。擒紹父子，宜在今日。丞相還肯聽之乎？操大悅，求計於攸。攸曰：袁紹軍糧輜重盡積在故市烏巢。釋義：故市，索隱曰：縣名，屬河南府也。離袁紹營北四十里。今撥淳于瓊為將軍，運穀使監支，令嗜酒無備之人，公選精兵詐作袁軍，問之則曰：吾將奇也。差使來送糧，到彼燒其輜重，斷其糧食，不三日

紹軍自散也。操大喜，置酒重待，留於寨中。次日，操自選馬步軍士五千人，皆粧作北軍旗號，張遼等與操曰：袁紹屯糧之所，安得無準備？丞相未可輕信，恐中許攸之計耳。操曰：非也。許攸此來，吾便知天敗袁紹也。方今吾軍糧食不給，難以久守，若不用許攸之計，則是坐而待其困也。若彼有詐，安肯留我軍中乎？吾亦欲劫寨久矣，請君勿疑。遼曰：亦須防北軍乘虛却取於此。操笑曰：吾已籌策定了。操教荀彧賈詡待許攸，曹洪守大寨，夏侯惇、夏侯淵一軍伏於左，曹仁、李典一軍伏於右，以備不虞。教張遼許楮在前，徐晃于禁在後，操自引諸將居中，人銜枚，馬勒口，前後五千人，黃昏離官渡進發。是夜建安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星光滿天，紐授在軍中與監者曰：今夜衆星朗列，我欲觀象，可引吾出，紐授仰面觀之，忽見太白逆行，侵犯牛斗之分，授大驚，求見袁紹。是夜紹醉中，聽得紐授有密事，見報紹喚入問之，授曰：今夜仰觀天象，見太白逆行，侵犯牛斗之間，流光射牛斗之分，必有

袁紹短于從善
故至于敗

賊兵劫掠於後。烏巢屯糧之所。不可不隄備。速遣精壯猛將。於間道山路巡之。免被曹操之策筭。袁紹叱之曰。汝乃得罪之人。敢以妄言惑吾眾耶。大叱監者曰。吾令汝禁固囚之。輒敢放出亂言禍福。一劍將監者斬之。別換人捧沮授去。授出嘆曰。我軍皆亡在旦夕。吾屍骸不知汚何處土地。掩恨而去。靜軒有詩嘆曰。

逆耳忠言反見雙。獨夫袁紹少機謀。烏巢糧盡根基後。猶欲區區守冀州。

是時淳于瓊等新接糧草。遂收屯住。只與諸將飲酒醉後。卧於帳中。却說曹操令軍皆束草負薪而行。二更左側前過。袁紹別寨寨兵問之。應曰。大將蔣奇奉命往烏巢護糧。此軍看之。果是自家旗號。從間道小路地運前進。凡過數處。皆云蔣奇護糧。你我相推。並不阻當。比及到烏巢四更已盡。操教東首軍士。周圍舉火。大小將校鼓譟直入。淳于瓊宿酒未醒。跳起便問。為何喧鬧。早被撓鈎拖翻。賈元進趙敷

審運糧方回。見屯上火起。急去救應。從軍告曹操曰。賊兵在後。請分兵拒之。操大喝曰。賊到背後。方可拒之。諸將奮力向前。殺死者遍地。火焰四起。烟迷太空。操勒兵回殺。賈趙二將皆被斬之。餘皆亂軍中殺死了。將淳于瓊等數人。割去耳鼻。斷其手指。縛於馬上。放回紹營。以辱之。時袁紹聞軍士報說。正灶上火光滿天。紹知烏巢有失。急召文武救之。張郃進曰。某與高覽急去烏巢救火。就殺賊軍。郭圖曰。張郃之言未是。今欲劫糧。曹操必然親到。曹操一出。寨必空虛。可以縱兵先擊曹操之壘。必可得也。操聞之。必速還。此孫臏圍魏救燕之計也。張郃曰。郭圖之言非也。曹操用兵多筭。外出。須內備。以待不虞。今若攻操營不拔。瓊等見擒。吾屬皆為虜矣。烏巢一失。將軍事去矣。郭圖曰。曹操只顧劫糧。豈留兵在寨耶。圖再三請去。切曹營。袁紹使張郃高覽引五千軍去擊官渡營寨。遣蔣奇一萬軍。往去救烏巢。先說蔣奇引兵奔烏巢來。曹操盡奪袁軍旗幟。偽作淳于瓊下敗軍回寨。

至山僻狹路。止遇蔣奇軍馬奔走。交肩而過。蔣奇軍問。皆稱烏巢。軍回歸。後來的是南軍。軍漸過半。張遼許褚忽至。大喝蔣奇休走。指手不及。張遼斬蔣奇於馬下。兩軍會合。盡殺蔣奇之兵。又使人當先。偽報云。蔣奇已自殺散烏巢兵了。袁紹不遣人去接應烏巢。盡撥望南却說張郃高覽攻打操營。左邊夏侯惇。右邊曹仁。衝動北軍。曹洪後正中引軍而出。三下攻擊。壯軍大敗。比及接應軍到。曹操却從背軍馬退歸營寨。淳于瓊等耳鼻皆無。手足盡落也。還寨內。紹問敗軍如何。失了烏巢。軍言將軍醉中。因此不能當抵。紹怒。立斬之。郭圖恐張郃高覽回寨。證對是非。先於袁紹前譖曰。張郃高覽見將軍兵敗將亡。心中欣喜。紹驚曰。何為出此言也。圖曰。郃覽素有降曹之意。去擊寨。故不用命。以致損折。紹大怒。遂遣使急召郃覽歸寨。問罪圖先使人報云。紹遣人收汝叔之使。至高覽問曰。喚我等如何。使曰。

表紹信郭圖讒言。而失二良將。安得不敗。

未知其意。覽掣劍斬却使者。郃驚曰。斬使者欲往何之。覽曰。袁紹為上不寬。信聽讒言。必為曹公誘耳。吾等豈可坐而待死。不如去投曹公。此為萬全之計。張郃曰。吾亦有此心也。二人領本部軍馬前來降曹。夏侯惇曰。張郃高覽來降。未保虛實。操曰。吾以德化之。本有歹心。亦變為善矣。遂開門接入。郃覽投戈卸甲。拜伏於地。操曰。若使袁紹肯從二將軍之言。不致有敗也。昔子胥不早悟。自使身死。考證春秋時伍子胥楚人也。事吳王。定越有功。後被吳太宰伯嚭之譖。王與子胥屬錢之劍。以自殺也。今二將軍來歸。正如微子去殷。考證微子紂之親戚也。見紂王無道。遂去殷。以全其難也。韓信歸漢。考證韓信人初仕楚。為執戟郎。數以策諫楚王。封張郃為偏將軍。郃亭侯。高覽楚王不用。棄歸漢。佐高祖而定天下。封張郃為偏將軍。郃亭侯。高覽為偏將軍。東萊侯。郃字雋。又。河間鄭人也。覽隴西人也。操得張郃待之甚厚。袁紹自去了。郃覽又絕了烏巢之糧。軍心惶惶。多有逃竄。詎攸又勸曹操宜速進兵。張郃高覽請為先鋒。操許之。當夜分軍三路。去劫紹寨。混戰到明。斬將降兵。不可其數。平明各自收兵。紹軍折其

大半荀攸獻計於操可伴言調撥八馬分路過黃河一路取酸棗七
攻鄴都一路取黎陽斷袁紹歸路以此言達知則袁紹驚惶必分動
兵勢趁兵分動時一擊可擒紹也操用其謀使大小軍四遠伴言故
令紹軍聽知來寨中報說曹操分兵兩路一路取鄴都一路取黎陽
去也紹大驚急遣子袁尚分兵五萬救鄴郡遣將辛明分兵五萬救
黎陽連夜起行曹操使細作打聽知袁紹兵動操分大隊軍馬八路
齊出直衝紹營北軍變動俱無戰閉之心東西不能相顧紹軍大潰
袁紹披甲不迭单衣幅巾上馬其子袁譚後隨早有張遼許褚徐晃
于禁四員將引一千軍馬來到追趕袁紹紹急渡河四下兵合至各
各爭攻紹盡棄圖書車仗金帛而逃紹止引隨行軍八百餘騎而去
操軍追之不及所得遺下之物不可勝數偽降者盡皆斬之所殺八
萬餘人流血盈溝其溺水死者如蘆葦相似紹軍七十五萬到此皆
休操大獲勝捷所得金寶段匹給賞軍士於圖書中忽檢出書信一

束皆許都及軍中諸人暗通之書荀攸曰可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
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盡皆焚之遂不再問史
官有詩曰

盡把私書火內焚寬洪大度捕深恩曹公原有高光志贏得山河

付子孫考證此言曹公能勢籠天下之人故得天下也

亂軍中組授不能脫被擒來見曹公公素與授識教取過來相見授
至帳前大呼曰授不降也為軍所執耳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
國家未定當相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許愛速賜死
為福操曰孤若早得足下天下不足慮也操厚待之次日授於營中
盜馬欲歸袁氏操怒而殺之至死神色不變操嘆曰吾殺忠義之士
也傷悼終日史官有讚組長詩曰

組授懷才未展惜
先下擇主耳

河北多名士忠貞說組君疑眸知陣法仰面識天文至死心如鐵
臨危氣似雲曹公哀壯士猶與走水墳

全傳三國志卷之二十一
九十二
操進兵攻打冀州來投袁紹未知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起漢獻帝建安四年己卯歲至漢獻帝建安五年庚辰
共首尾一年事實

